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
### 第五回 論柴米家庭現醜態 恣鼓簧中表動爭端

卻說凌貴興的老宅，本來也在慕德里司居住。因為他父親發了大財，所以又在省城蓋造了房屋。貴興借讀書為名，在省城住的時候居多，就是家眷也是時常往來兩面。此次因同馬半仙來看風水，就便回老宅去，所以打發半仙先走。宗孔因為去省城伺候貴興等榜，也多日未曾回家，此時向貴興討了差使，一同走下山來，送得貴興回到老宅，自己也回家一轉。妻子謝氏埋怨道：「你好呀！一去七八天，也不管家裡沒柴沒米。從前天起，灶上就沒有起過煙了，鬧得個兒啼女哭，叫我一個守著，你卻一個人在外頭樂呢！」宗孔道：「不要緊，我今天再到省城走一次，包你有好處。」謝氏道：「呸！餓也快餓死了，還講好處呢！一連三天了，只在門前山芋攤上，賒了兩斤山芋，就當一天米糧。還望你有好處呢！」宗孔側著臉兒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家裡還有甚麼衣服沒有？」謝氏道：「你好快活呀！還想有得當呢！要就在身上剝下來，索性大家打赤膊過日子。」宗孔道：「你不要性急。首飾呢，可還有點？」

謝氏聽了，立起來對準宗孔臉上狠命的啐了一口，又伸出手指在自己臉上撥了兩撥，道：「虧你羞也不羞！我陪嫁的幾件首飾，哪一件不敗在你手裡？你曾同我置過甚麼來，害得我耳朵上戴了銅耳環子，頭上插了銅壓髮簪兒，你要，就都拿了去！」說罷賭氣，果然把那銅耳環、銅壓髮除了下來，劈面擲去。

宗孔嬉皮笑臉的拾起來，也不言語，往外就走。謝氏哭著說道：「天殺的！你索性把他攢了，等我銅的也沒得戴，披著頭髮，光著耳朵，只當穿你這天殺的重孝！」

宗孔頭也不回，一直走到貴興家中，問道：「姪老爹！我來請一個示，比如天來肯讓那所石室，姪老爹肯出多少價呢？」貴興道：「聞得他們當日蓋造的時候，不過一千多銀子。此刻我為風水起見，說不得要多出幾個錢，就是三四千也不要緊。他肯賣最好，不肯時，也不可勉強。不知叔父怎樣說法？」宗孔道：「此事同他們女人說，是不中用的。我打算趕到省城，到他糖行裡，同天來當面說。」貴興道：「只是又累叔父奔走，如果事成，這中費用我格外從豐就是了。」宗孔道：「這有甚要緊！我即刻去張羅一件事就動身。」貴興道：「叔父又要張羅甚麼？」宗孔道：「不要說起，剛才我回家去，看看恰好柴也沒了、米也缺了！」

說到這裡，把那銅簪兒環兒故意半隱半現的，在貴興眼前晃了一晃，道：「拿這個去當了，好叫他們買起柴米來。」貴興道：「叔父為了我的事，哪有叫叔父破費的道理？不必當，我這裡拿去用吧！」說罷，拿出十兩銀子來，交與宗孔。宗孔道：「明日事成，請在中費裡面扣回就是了，慚愧得很呢！我也不說謝了。」說罷，辭了出來，氣忿忿的跑回家中，把銀子往桌子旁一擲，直挺挺的坐著，瞪起了眼睛一言不發。謝氏走到桌子旁邊一看，果然真是銀子，便陪笑道：「官人！當真把那銅東西換出銀子來，真是本事！」宗孔也不言語，把那銅簪兒環兒，劈面的擲了過去。謝氏連忙拾起來，又陪笑道：「官人，我們老夫老妻，無意中的三言兩語，何苦動了真氣！倘使氣壞了你，你叫我靠哪個呢！你吃了飯不曾？可要弄飯給你吃？你喜歡吃甚麼菜？我去煩隔壁王媽媽來。」宗孔也不言語，抓了兩塊銀子，約莫有一兩多重，立起來就走。

謝氏等他走遠了，咕嚕道：「天殺的！不受抬舉！我看銀子面上巴結他，他倒在老娘面前鬧起脾氣來了！」又大聲嚷道：「王媽媽，王媽媽！有空麼？叫了李婆婆、張嫂嫂來打天九呀！我們那個東西又走了！大家來湊個興兒，我要翻本呢！」

不提謝氏這裡，且說宗孔離了家門，叫了一隻小船，搖到省城，一逕到第八甫天和糖行來尋梁天來。原來梁天來自從南雄拆股以後，就在省城第八甫開設天和糖行，自己帶著兄弟君來、兒子養福，在行中經理一切，生意倒也興旺。這一天，宗孔來到，名份上他是娘舅，天來兄弟是外甥，自然慇懃接待。寒暄既畢，宗孔道：「賢甥近來生意想必興隆，不知這糖行的利息有多少？」天來道：「利息本來甚微，不過所望銷場多，就可望多中取利，亦不過敷衍罷了。」宗孔道：「此刻有一注生意，可以獲得幾倍利，不知賢甥願做麼？願做的，我就說出來，不願做的，我也免開尊口了。」天來笑道：「哪裡有幾倍利的生意？除非是販古董，可奈這個，愚甥不在行。」宗孔道：「這個雖不是販古董，卻也同古董差不多，只要賢甥肯做，我便說出來，什麼在行不在行的。」天來道：「既承娘舅照應，又有甚麼個利錢，哪裡有不肯做的道理？只怕還是求之不得呢！」

宗孔道：「你肯做，我就說了。我那位祈伯舍姪，今年鄉試，主考瞎了眼睛，沒有中他。他心中不忿，請了一位極高明的風水先生名叫馬半仙的，來看陰宅風水。據說風水十分好，應該要中一名狀元，三名進士……」天來見他忽然掉轉話頭，講到風水上，覺得不倫不類，暗暗好笑。因問道：「這是尊府的福地，才談的是生意，怎麼扯到這個上來？」宗孔道：「你不要性急，等我慢慢講下來呀！後來又說可惜前面這座石室擋住了風水，倘能把石室拆平了，就要馬上見功的。這石室就是賢甥的尊府，因此祈伯特地叫我來與賢甥相商，請賢甥把這石室讓與他。當日你令尊翁蓋造這座石室，我是知道的，不過花了千把銀子。我今天來時，到祈伯那裡請示，問他肯出多少錢，他一口就出了三千。我想他功名心切，就是一萬也肯出的。賢甥若是肯賣時，一萬銀子包在我身上。可有一層先要說明白，可是要三七分的。交易成了，你得七千，我得三千。賢甥，你千把銀子的房子，賣了七千，不是幾倍利麼？」天來愕然道：「原來如此！但是這石室是先父手建，平時常常說起，他日無論家計如何，這石室不准毀賣，三代之內，必要保全。三代之外，人事變遷，也不能預為囑咐的了。這是先父的話，此刻先父骨肉未寒，哪就好變賣？卻想不到這房子有礙貴府風水，好不令人為難！」

宗孔見天來言語之間似乎活動，心中暗想，以為天來嫌其分潤太多，因又說道：「如果賢甥肯讓，分潤一節，可以從長計議。不必一定三七，就是二八也可商量。」天來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愚甥只礙著先父遺命，是以為難。」宗孔道：「賢甥之言差矣，父命雖重，卻是早已死了。與其守著死父親的遺命，毫無好處，何如徇了活親戚之情義，發筆財呢？」君來聽得不耐煩，道：「娘舅！這是甚麼話？人家只有晚輩不長進，敗壞先人遺業，做長輩的出來禁止。禁止不從，還可以教訓。怎麼你做娘舅的，倒說出這般話來，慫恿愚甥們向不肖路上走呢！我弟兄兩個任憑怎麼樣，這房子是不變賣的。何況此刻靠著點小生意，還有飯吃呢，我看娘舅還是免開尊口吧！」

天來的兒子養福插嘴道：「說來也是笑話，人家好好的住宅房子，又是礙了風水了！考試不得中，不怪自己心眼塞，倒說主考眼睛瞎了！若要中舉，何不多讀兩篇文章、多臨兩行古帖，反來要買人家的房子！須知這房子底下，生不出個舉人來呀！倒是我們近來商量要起造花園，沒有地基，凌表叔的房子恰好合式，不知他肯賣給我麼？」

天來一聲喝住，對宗孔道：「小孩子的話沒有輕重，不要見怪！愚甥不敢不恪遵父命，望娘舅回去，多多拜謝祈伯，恕我有違尊命！其實風水一節，虛無縹渺，不足憑信，何必以此攪心呢！」

宗孔受了君來、養福兩個搶白，正沒有下場。今得天來轉了個彎，便一言不發，搭訕著走了。天來也不挽留，送出大門而別。

天來轉身，埋怨君來、養福道：「就是不賣給他，也要好好的打發他，你叔姪兩個不該出言激怒他。你們可知譚村一帶，鄉民有兩個歌謠，叫做『不怕雷公，只怕宗孔；不怕菩薩，只怕祈伯』，他兩個的行為，就可想而知。這宗孔的綽號，還叫做『落地蜈蚣』，你們偏要碰到他頭上，須防惹下禍來，我可答應你們的！」一席話說得君來、養福默默無言。

且說宗孔受了一番搶白，沒好氣走了出來。叫了船，一口氣搖到慕德里司，捨舟登陸，一口氣奔入貴興家中，將天來、君來、養福各人說話，一字不諱，滔滔汨汨的說了出來。說罷，暗觀貴興面色。貴興歎道：「天來表兄能恪守我姑丈遺命，在市井之中，可算難得！」宗孔以為貴興必怒，誰知他一點也不怒，反贊美天來，不禁愕然道：「天來還情有可原，君來的話就太豈有此理了！」貴興道：「他說的本來也是正理。」宗孔著急道：「叵奈養福這廝，出言無狀。」貴興道：「小孩子們懂得什麼，何必同他計較！」宗孔道：「小孩子……說小也不小了，上二十歲的人，親也娶過了，還小麼？而且天來也豈有此理，聽了他兒子的話，登

時也翻過臉來，說我的兒說的不錯，當日凌……姪老爹，你不要動氣，這是我學梁天來說的……他說當日凌貴興的老子，本來是個窮光蛋，多虧了我父親提攜他起來。他此刻有了幾個臭銅錢，就這麼放恣起來，連我的房子也要想買起了，問他要臉不要臉？」貴興聽了，勃然大怒起來。

未知這一怒，怒出什麼事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